



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长篇历史小说】

XIAN
FUREN

冼夫人

〔中册〕

冼夫人是出生于古高凉（今电白县山兜丁村）的一位杰出女性。她是南北朝至隋朝时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为岭南乃至国家的安定统一和民族团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崔伟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XIAN
FUREN

先夫人

〔中 册〕

【崔伟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夫人. 中册/崔伟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161-5467-0

I. ①洗… II. ①崔…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636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81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十三章	寻仙歌咏浮山岭	认义威扬黑竹庄	（3）
第十四章	落金梦断火龙发	赣石波生战舰行	（33）
第十五章	歃血会盟讨叛逆	上书请命领朱崖	（63）
第十六章	明义开宗母子论	心诚恩结汉俚情	（90）
第十七章	黎母岭中群虎吼	望儿洋上众龙吟	（117）
第十八章	奇缘缔结苦水井	正气播扬椰风园	（144）
第十九章	撕肝肺军民哭虎	逞异能猛将驱蛇	（176）
第二十章	建康会战成霸业	绝境扶危触悲情	（201）
第二十一章	故人邂逅迷马寨	亲父相逢袂青荒	（233）
第二十二章	万世功成朱崖岛	一朝云涌南越天	（259）
第二十三章	人在虎窝未知险	身登高处不胜寒	（288）
第二十四章	借棋劝帝开妙局	遣子朝天释疑云	（318）
《洗夫人》中册后记			（349）



水声愈来愈近。果然，前面一条大沟壑呈现眼前，但见悬崖壁顶上，瀑布倾泻而下，有如白练乱舞。落水击撞山石，荡为玉珠乱迸，震山作响。众人脱鞋下到水溪中，掬水洗脸，困顿为之一消。严光文大口吃着溪水，一边赞道：“好水呀，甘甜醇美，无与伦比，无与伦比呀！今日必当牛饮。”（见第十三章）



曾孝孺见陈三官牵着一头大猛虎在旁边立着，便走近前来，俯下身子，双手撑着地，眼瞪瞪地与那虎对视，问：“五哥呀！这山猫是老姐大人养的？不会抓人吧？”冼飞道：“便是。”曾孝孺伸手去摸那虎的头时，那虎举爪“扑”的一声拍了曾孝孺脸上一掌。（见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寻仙歌咏浮山岭 认义威扬黑竹庄

自褚俭与张昌举起兵围攻高州，高凉府尉党世钧即调一百军士驻入恩铭居，昼夜更值护卫。袁夫人整日提心吊胆，不让几个孙儿离开半步。冯仆平日喜欢和韦放之女韩儿玩耍，袁夫人率性让韩儿及寿儿之女永儿、云儿都过来一起住了。这日，冯仆仰头问袁夫人：“阿嬷，我娘怎么还不回家来？”袁夫人笑道：“你娘杀贼去了，杀尽贼人就回家呐。”韩儿笑道：“仆儿想娘啦，我也想，但我不哭鼻子。”袁夫人道：“韩儿是好孩子，多懂事。想娘好了，就不哭鼻子。”永儿、云儿都依偎近来，倚着袁夫人的膝头道：“我们也不哭鼻子。”袁夫人连连点头，抚着她们的脑瓜道：“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双眼不觉润湿了。

忽然丫环因里人报道：“太夫人，老爷、夫人回来啦！”袁夫人惊喜之下，不觉站起身来：“怎不早报我知道呢，也好让我迎出去呀！”说着话时，冯宝与冼夫人进来了，后面跟着若砚。袁夫人见冼夫人眼睛红红的，似是刚流过泪，急问：“好媳妇儿，想死为娘啦，你既然回来了，怎不早让我知道呢？”冼夫人忙与冯宝迎面跪下。若砚道：“夫人回来，先要去叩拜太老爷神位，不让奴才通报，所以来迟。”冼夫人道：“媳妇不孝，惭愧难当，无地自容呐！”袁夫人双眼泪下，颤声道：“好媳妇大忠大孝，为国平叛，为民操劳，冯氏为此沾光，太老爷在世时赞不绝口，说宝儿不知哪世修来的福，讨了个好媳妇，从此家道中兴呐！噢噢，光顾着说话呢，典儿、细儿、仆儿，你们都快过来，帮阿嬷扶你娘起来！”

这时，丫环温弈、幸睢搬过座椅来，冼夫人与冯宝先扶袁夫人坐了，



然后夫妻俩才又坐下。申雉早沏好热茶，冯仆硬要端茶凑到母亲口边，一边道：“娘口渴了，小仆儿喂娘吧。”喜得袁夫人又流下泪来，口里直叫乖心肝儿。

洗夫人让韩儿、永儿、云儿都站到身旁。韩儿看着洗夫人问：“姑姑，我爹、我娘呢，怎不见他们？”洗夫人愣了愣，拉着韩儿的手，笑道：“韩儿也想爹娘啦！姑姑告诉韩儿，你爹娘和永儿、云儿的爹娘让陈都督留在军中杀贼呐。”韩儿又问：“那爹娘什么时候回来？”洗夫人搂紧韩儿，柔声道：“快啦，等陈都督他们杀尽那些贼人，我一定让你回到爹娘身边，还有永儿、云儿。”说到这里，又把永儿、云儿揽到面前，摩挲着她俩的小脑瓜：“都让你们回到爹娘身边。”

冯宝笑道：“快都别想着爹娘啦，在这里，你们姐弟一大群，玩耍才有趣呢！”永儿嘟着嘴道：“仆儿不喜欢我，只和韩儿姐好。”洗夫人哑然失笑道：“有这事，仆儿是这样么？”典儿、细儿咯咯笑道：“仆儿是和韩儿好。”冯仆一骨碌滚入袁夫人怀中，袁夫人又叫心肝宝贝，一边笑道：“哪有这样的事，兄弟们都好，都好呀。”

洗夫人又和袁夫人说了好一会儿体己话才和冯宝退了出来。见身后跟着阳芯，洗夫人道：“阳芯呀，你翻翻书架，帮我把那本《广交越桂十三州地图会辑》找出来，我有用处。”阳芯点头答应了。洗夫人笑对冯宝道：“三官儿在这里没亲没故的，你安排安排，在恩铭居腾间屋子住下吧。”冯宝笑道：“这好办，有的是屋子。”

次日一大早，陈三官便手提铁扁担，身背着包裹，住入恩铭居。

午后，洗夫人、冯宝带猛虎花儿与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嬉闹。忽报武哥与众姐妹来见，洗夫人正要迎出，说笑声里，武哥一班姐妹已闯了进来。夫辛叫嚷道：“好呀，夫人只顾和老爷、孩子们快乐，就不管我们啦。”孟娘笑道：“我说不，夫人刚回来，该让她与老爷说些体己的话儿，你们偏要来搅局。”夫辛笑道：“她有老爷，我们便没有了，我今天来，便是和夫人说一句，我也要回家去看老爷呢。”七儿刮着脸笑道：“亏她不害羞，一口一个老爷。”武哥抱起冯仆，亲了亲脸蛋：“才一年吧，小仆儿便长高了许多。”夫辛把韩儿、永儿、云儿拉在一起，蹲下身来问道：“你们想娘么？”阿秀骂道：“胖娘你要死了，你要惹她们哭么？”三彩儿笑道：“大家别闹了吧，我们先进去拜过太夫人才是正经。”



洗夫人、冯宝忙引着众姊妹向后堂去了。

次日，众姊妹别过，夫辛自带从人回光寿庄，武哥、三彩儿、阿秀、孟娘、七儿自回山兜大堡。

一个月过去。这天，洗夫人正在书房里翻阅《广交越桂十三州地图会辑》，旁边还有一本《百越十问》，几上另置一白纸，上面已写画得密密麻麻，依稀可见落金岛等字样。忽然冯宝进来，洗夫人头也不抬，只顾执笔在纸上写着。冯宝笑道：“夫人又在用功了。”洗夫人“嗯”了一声，道：“下衙啦？”冯宝道：“今日本没有甚么要紧事，傍午时钱生畏过郡衙来，和我商议王望如父子的事呢！永宁郡百姓知道王望如拒交军粮获罪一事，后，上万名状保王望如，还举荐王拙出仕呐。”洗夫人抬起头来，饶有兴致地笑道：“王望如确是好官，实至名归呀！我说冯宝，你得小心呢，迟早将你比下去呐。”冯宝笑道：“我才不担心。让王望如来当高凉太守，我也心甘情愿，人家事实是德才双馨嘛！”洗夫人笑道：“钱生畏对这事怎么看？”冯宝道：“钱生畏提议暂署王拙为齐安主簿，协助三哥、甘将军治齐安，钱生畏让夫人定夺这事。”洗夫人笑了笑，道：“你们都商定好了，这才来问我呀？”冯宝道：“夫人若认为不妥，可再行商议。”洗夫人紧盯着冯宝道：“钱生畏是高州首揆，他举用职官是分内的事，哪有不妥的？只是有一桩，我也不知与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让人家顺着杆子上嘛，人家说让我定夺，你竟也点头了，也说要回来问我。若说不妥，这才是真真不妥呢！我虽有诰封，但那只是浮名，并非职官除授，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能干预政事的，所以凡事我都不宜出头露面，为着正人心而靖浮言呐。既然这次你答应回来问我了，我就斗胆领命吧，你去对钱生畏说，干脆让王拙为齐安郡太守。三哥、甘弁、廖明等在齐安驻军是非常时之所为，岂能长期军管郡治呢。”

五天后，冯宝会同高州刺史钱生畏、宋康郡守严光文、杜陵郡守潘肃，前往永宁公干，陈三官、若砚诸仆从应侍二十多人随行。过午时分，众官员到了永宁城，郡守王望如与儿子王拙早迎候出东城门外。众人入至官署，钱生畏宣布荐举王拙为齐安太守毕，王望如谦辞一番，便教儿子王拙拜谢了。见王望如已盛备酒宴候着，冯宝笑道：“王太守素来不兴局筵应酬，今日如何客气起来了？”王望如拱手一揖，“诸大人千万别笑话下





官，惶恐！惶恐！”潘肃笑道：“下官历尽多少艰辛，才得郡守一职，如今永公老父子一同入仕，真是老子圣儿子贤哪，羨煞下官呀！今日前来庆贺，讨杯酒吃也不为过。”王望如忙作揖不已：“那是，那是。”

席间王望如私下问陈三官道：“你在洗夫人那里还好吧？”陈三官道：“夫人待我很好，还让我住进恩铭居哩。”王望如道：“那很好，跟着夫人好好做事吧，准有出息。你现在算是官衙里的人，早晚用心些，不要老惦着老娘，你老娘那里的吃用使费，我自会定时送去。”陈三官道：“这次回来，夫人让我给老娘带了好些物件衣裳。我时刻离不开冯老爷，恩相差人帮我送回家去吧。”王望如答应了。

席筵散时，王望如站起身来笑道：“下官有个不情之请，诸大人驾莅永宁，公事已毕，就请诸大人作浮山一游，如何？”冯宝听了一笑，望着钱生畏。钱生畏还未开口，严光文笑道：“永公老这是报恩呢，知道钱大人、冯大人还未上过浮山，故有此雅邀呐！”潘肃笑道：“严大人怎知二位大人不曾登浮山？”严光文笑道：“道上我见二位大人不时问三官一些浮山的景况，因此胡猜呐。”冯宝笑道：“严大人所说不差。既然王太守相邀了，刺史大人就答应了吧，盛情难却呢。”钱生畏也笑道：“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当晚，众官员在馆舍里歇下。

天色破晓，冯宝、钱生畏、潘肃、严光文、王望如、王拙已起来了，都着微服，作文士打扮，匆匆用过早点，率陈三官、若砚等十数随从连骑向浮山而来。辰初时分，早至浮山脚下。王望如吩咐本郡数个衙役把马匹牵至南麓等候，然后即引众官从西面登山。

不到半个时辰，登上鹰爪冈，众官已是大汗淋漓，喘息吁吁。冯宝笑道：“伴矣尔游矣，优游尔休矣。这一路走来，我见永公老健步如风，我们这些后生辈难以望尘呢。”严光文笑道：“不得不佩服。我听说永公老曾十数次上浮山啦，一草一木，一石一洞，无不了然在目呐。”王望如笑道：“敬宗兄夸大啦！没那么多，与这一遭该有九回了吧。人老了，更要走动走动，我上浮山，首要想着练练脚力罢了，至于赏玩山色，老朽愚蒙不堪，哪知清雅哟！”

潘肃挥了一把汗，道：“登浮山，我这是第二回了，我敢说，在百越地当数此山第一。记得上回来时，我眺望四顾，但见满山青翠，其中玄洞



飞瀑，你莫想数得过来，真真恍若梦中。所谓人在此山，神游太虚呀。”冯宝笑道：“子兰兄所言不差。我这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只顾眼前奇景，再也顾不上说话啦。我们这走到哪儿啦？”王望如笑道：“早着呢，这浮山连绵数十里，非一日之功所能游遍呐，望山走死马，我们只能信步随路，走到哪儿算哪儿，日落前必须下山呢。”严光文拨着齐腰深的茅草，笑道：“我也看不出哪里是路来，只觉口渴得紧，让我吃口水吧。”侍从刚要取过水袋，王望如打手势拦住：“先不要吃水，我已听到水响声，转过这一山冈，前面便是白布涧，有的是水，只怕你喝不完哩。”

水声愈来愈近。果然，前面一条大沟壑呈现在眼前，但见悬崖壁顶上，瀑布倾泻而下，有如白练乱舞。落水击撞山石，荡为玉珠乱迸，震山作响。众人脱鞋下到水溪中，掬水洗脸，困顿为之一消。严光文大口吃着溪水，一边赞道：“好水呀，甘甜醇美，无与伦比，无与伦比呀！今日必当牛饮。”王望如笑道：“严大人也不可贪口，泉水毕竟清冽，虽然甘美，亦不可多吃，小心闹肚子呀！”众人都笑了起来。

一名侍从摘来许多野果，放置在青石上面。严光文笑道：“永公老会做家，你请我们游山，喝水不花钱，又吩咐手下摘些野果来打发我们呐。永公老呀，我们当中，可能孟怀公不知这野果为何物。”冯宝笑道：“难不倒我，这野果我吃过，是山稔与山竹呀，这山竹，吃时连核吞下，甚为有趣，极能消暑解渴呐。连江、海昌、南巴、永宁一带农谚云：七月七，山稔黑龙眼结。七月正是采摘山稔、龙眼的季节呐。野果中还有酸藤子、胶篮箴子等，都是消暑解渴之佳品，樵子药农入山劳作，常采来吃，困乏顿消。酸藤子、胶篮箴子在四五月份才有，漫山都是，现在没有喽。”潘肃嘿嘿笑道：“听听，敬宗兄‘出错蹄’了，当心翻下山去……”众人又笑。

众人都吃些山稔、山竹，稍自休息，继续向东北方攀登。此时已是巳中时分。王望如用手指道：“前面一座山峰又有景观呐。”众人听了，并力前行。半炷香功夫，只见山坳密林掩映中一巨石突兀而起，近六丈高矮，其形肖似一金刚模样，顶部尚有水珠下滴，整块石藓迹斑斑。众人无不称奇。王望如笑道：“此石土人称为神石。数年前，我遇见一僧，与他说起此石时，僧人大为吃惊，说这是南天王菩萨。我问他出自何典，他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想也是胡诌哩。”潘肃道：“天地造化之功，比喻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自有其道理，轻易怎能参详出来呢？”冯宝朝着这巨石定



神注目，好一会儿才轻轻点了点头，叹息一声。

一阵樵歌从远处飘来，隐隐约约，动人心魂。王望如抬首望了望天空，笑道：“该是晌午时分了吧，我们不能久留，还要赶路呐。”又翻越两座山冈。众人实在疲劳不堪，刚要在一林荫下歇息，忽然对面传来鸡犬啼叫声，众人精神为之一振。王望如微微笑着，也不说话，与众人向对山走来。

转过山背，冯宝等人眼都直了，原来这里却是一座小山寨，数十间草舍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寨周围竹林成荫，涧溪长流，野花常开。忽见竹林下石径中走出一山民来，肩上抬着锄头，后面还有一童子骑着牛儿跟着。冯宝与钱生畏对望一下，疾忙迎了上去。那山民见有人来，忙停立道边。钱生畏上前作了一揖，笑着问道：“乡亲劳作不易。我们是游山来的，可否讨碗水吃？”那山民笑道：“易事，都请跟我来吧。”走过一条小溪，铺着石板处一片竹篱，上面爬满瓜蔓。来至竹门下，一只大黄狗摇着尾巴走到山民身旁，屋内一村妇迎了出来，接着又有一老婆婆牵着两个年约三四岁的孩童出来。那山民道：“来客人啦，烧火下米呢。”村妇满脸笑容，忙着答应。冯宝忙道：“快别张罗，我们只是讨碗水吃便可，千万别劳费。”

院子倒也阔达，几只山羊悠闲地吃着草，还有一群鸡鸭鹅在随地觅食。靠右设着一大石板为几，那村妇与放牧的童子搬出七八张竹椅，都放置在石板几四围。钱生畏、冯宝众人先让老婆婆坐下，又谢过后，才坐下来，其余从人都垂手站立一旁。俄顷，村妇提着一大瓦提壶出来，看那童子在石板几上放好十数只粗瓦碗，便逐碗斟满开水。然后又入厨房里端出一大瓦锅甘薯、香芋来，顿时，香气四溢。村妇笑道：“这是早起煮好了的，又温热了，客人若不嫌弃，就请先用些。”冯宝先拿了一只甘薯，三两下剥下薯皮，即往口里送，连声赞叹道：“这才是好东西啦，真好吃！哎，你们怎么不吃？”众人笑声大作，各自在锅里拿薯芋吃起来。严光文望着王望如笑道：“永公老呀，您这东真易做呢，我这肚子咕咕叫啦，这只甘薯无济于事哩。”王望如赶紧道：“不用慌，有你吃的。九柱，快将东西呈上来。”九柱与两个仆从搬来几个大布袋，从里面取出几个大食盒来，揭开盖子，却是上十只大烤肥鸡、诸般果点食物，还有一坛老酒，都摆置在石板几上。冯宝撕下几只大鸡腿，递到那老婆婆及三个童子手里，笑



道：“老婆婆，这三个是您的孙儿吧？”老婆婆笑道：“便是。”又往厨房指去，“那是我儿子和儿媳。”冯宝听了连连点头。邻舍数个孩童听到热闹声，都跑来篱笆外张看，冯宝让若砚都分别发给一些果点。老婆婆吃着肥鸡腿，满口流油，一边道：“秀才公定是城里来的爷们，这东西我们山里人不会弄。”冯宝笑问：“婆婆高寿？”老婆婆笑答：“秀才公问我今年多大啦是不？该有七十八了吧。”冯宝笑道：“山里真好，婆婆如此高寿，身体还是这般健朗呐！”老婆婆笑了起来，道：“我不算呢。我年轻时见过邻里石狗仔的太太祖爷爷，他直活到一百二十三岁呐，那才叫高寿哩。”冯宝心里一动，又问：“山里可有神仙出没？”老婆婆笑起来：“没有呀！我们世居这山里，怕有数十代人啦，从没听说有神仙呢。”老婆婆顿了顿，又道：“要是，我们也见不着哩。”冯宝再也不问。

众人就着烤肥鸡吃了些酒。村妇也煮好大钵米饭，还有一盘酱干肉，再就是一大盘腌制酸素菜，都端了上来。大伙儿吃过饭，钱生畏即催着上路。王望如让仆从将余下的两只大肥烤鸡及果食留下给这家人，另加些碎银两。那山民不肯要银两，经不住王望如强塞硬劝，只好收下。那山民千谢万谢，直把众人送出门去。王望如让那山民止步，笑道：“这山路我熟悉，你也无须送了，让我们边走边看景致才好呢。”

穿过寨子，见那山腰之处，梯田鳞次栉比，山中溪水淙淙流入，山民并不费多大气力便可灌溉田亩。山坡上那牧养的牛羊，只是低头吃草，客人从它们身旁走过，也不见有丝毫惊动。冯宝叹道：“山民自有山民乐，不羨富贵不羨仙呀。”王望如道：“永宁置郡时，这浮山村寨也征赋，我来任后，斗胆都免了。”冯宝看了一眼王望如：“太守做得好呀，如若征赋，我现在就让你免呢。”

转过一座山峰，严光文四面环顾，道：“永公老呀，这又游哪处胜迹呢？我都辨不清东南西北啦。”王望如笑道：“你也不要管。浮山著称山冈尚有许多，如南蛇冈、剪石冈、鱼苟缺、蛮冈等，我们不可一日尽游。今日天色不早啦，还有两个要紧去处，我们必要走走，说不得辛苦哩。”潘肃笑道：“永公老的体魄，在下今日算是领教啦，我都感觉有些疲倦，您老却是愈走愈健哪。”王望如道：“说哪里话来，今日钱刺史、冯太守诸大人清雅如此，我敢叫苦叫累么？说不得，我这是舍命陪君子呀！”

前面这山峰便是浮山第一高峰，土名大尖峰，其山势陡峭奇崛，山石



嶙峋怪异，非笔力所能形容。上到绝顶之处，众人顿生出世离群之感。更奇的是，霞停山巅，云凝目前。极目东南，阡陌如棋盘，琅水若游丝，帆影点点，随烟而逝，此时仿佛悬身霄汉，恍如梦境。忽然之间，一阵毛毛细雨轻飘而至，倏忽之间，又无影无踪。钱生畏喜得狂呼不已，朝冯宝道：“天地造化竟至于斯乎！”冯宝也呆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王望如笑道：“奇景还在后面呢，众大人快随我来。”众人走过山背，竟见一约两亩大小的湖泊映入眼帘。冯宝两眼放光：“如此巛劣的山顶上竟有湖泊，若非亲眼所见，有谁相信呢！无可思议，无可思议呀！”王望如笑道：“这湖泊土人称为龙潭，据说深不可测，通连大海呢。这湖边四周翠绿的席草，土人称为龙须神草，据说轻易拔不得的，一拔即天昏地暗，万道电光穿裂长空，雷声大作，震天动地呐。我还听说，当时置电白郡即以此说为郡名。唔，这里往北望去，便是电白郡治境，为这事我曾问温绍熙，他也说缘由于此。”

未时将尽时分，众人登上鸡笼尖峰。王望如松了口气，道：“这鸡笼尖岭是浮山南峰，下去便是南山口。此峰中奇洞幻穴难以数计，据说随有缘人而现，遇无缘人而没。其中玄妙，难以尽信。从前我登浮山，每回必到此峰，所见洞府，番番迥异于前，我深以为怪，请教于樵夫药农，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三官在浮山奇遇，究是何洞？竟是何仙？三官呀！你算是有缘人了，能否寻到你先前所住的仙府，看你的造化啦。”陈三官环顾四周，怅然道：“我自下山回家后，曾又多番上山，满山走遍，始终寻不到旧洞，也再没见着道长。”王望如叹了一声，道：“我们随山走走吧。”

前面荆棘载途，陈三官持铁扁担开路，众人小心翼翼相扶而行。忽然若硯惊叫一声，冯宝忙回头问：“怎么了？”若硯道：“雨伞让荆棘弄破啦！”冯宝道：“破就破了，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

一阵山风卷过，松木深处惊起一只黄鹤，唳鸣一声，直朝东北向涧边飞去。众人来到涧边，只见霞光流彩，映照水涧，峭壁下显出一个洞口来。大伙惊叫声起，凝眸注目处，霞光隐然消失，峭壁下依旧是峭壁。又一阵山风透来，隐约听到对山鸬鹚啼叫声。

大伙儿默不出声，呆立一会，才慢慢走下山来。沿途冯宝感叹不已。转过一山坡，大松树下一块平滑大青石搁在道旁，钱生畏笑道：“自古走路人最是精明，把路从这里经过，也好在松下石头上歇歇脚呐。”王望如



笑道：“这下去不足半顿饭功夫便是南山脚下了，干脆我们歇会儿再走不迟。”

大伙在青石上坐下，都称累得要死。若砚、九柱等仆从取过水袋，让大伙都吃水消渴。严光文笑道：“昔时谢安石虽身在仕中，而心系东山；伯夷宁愿在首阳山采薇而食，而拒食周粟。这事呀都让世人知道了，你说偌大一座浮山，我们便寻不着仙家呢。”潘肃笑道：“你我都无缘呀，奈何？”钱生畏道：“依我说，山居遗民与隐逸何异？今日见着他们，我心中慢慢想着，如今犹觉缠绕在胸呐！”王望如笑道：“我们寻仙不遇，似乎感慨良多。我提议，我们各诌几句如何？”严光文道：“我可不会，你别作弄我。”潘肃笑道：“应景罢了，又不是什么大文章，永公老今日如此破费，父子卖命，我们事实享用多多，不答谢几句如何说得过去呢？”

王拙忙让九柱取出笔墨纸砚侍候。纸笔分到冯宝时，冯宝笑道：“你们做你们的，不必管我，我现在想休息会儿呢。”

潘肃先写好了，念道：

百越高凉地，自古说浮山。万仞承天汉，四时裹云烟。山椒觅仙迹，霞洞水声潺。鸡犬隔山啼，炊烟竹篱边。桑禾栽绝壁，落日牧笛咽。莫道山民苦，自在即为仙。

钱生畏看了冯宝一眼，笑道：“子兰兄挺快的，我也胡诌几句吧。”抖了抖手中的纸笺，念道：

浮山曰古岭，功德天下仪。身伴大舟行，我今登天梯。脸拂蕉竹风，寻仙入茅茨。遗民笑我痴，荷锄肩头嘻。无期天上云，恍惚飘雨丝。蓦然意惓惓，衣湿浑不知。何处归帆影？日落更依稀。田畴渐茫茫，琅水仍依依。

王望如笑问严光文：“敬宗兄有了吧？请，请！”严光文手中执笔，抬头笑道：“你这是逼牛上树呐，我早说我不会弄这东西。还是永公老先请吧。”王望如笑了笑，道：“既然敬宗兄要我现丑，只好从命。”他看着王拙道：“我念你写吧。”随即清了清嗓子，念道：



天地钟正气，古岭出南疆。黄沙绕汀转，琅水白帆扬。殊众何所由？昔时化慈航。尔今岁未老，犹胜昔时妆。群壑障石径，百泉映霞光。听得樵歌起，童子唤牛羊。迟迟日将暮，烟雨归途茫。是为神仙境，终生自徜徉。

王望如念完，王拙也誊录好了。王望如朝严光文道：“敬宗兄，该你了吧。”严光文笑道：“永公老收笔，便该补之兄啦。”王拙推辞道：“我其实不会，严大人别笑话我。”王望如笑道：“敬宗兄别为难他啦。他装谦藏拙，还算他识趣。就是会做，也轮不到他在诸大人面前卖弄，算了吧，敬宗兄请！”

严光文伸了伸腰板，“好吧，好吧，我也交差啦！”接着照笺念道：

古岭连涨海，何时一舟浮？飞霞溢照日，鼓浪百松呼！心怀动静至，来去无牵扶。笑问避秦者，尝思渡海无？

钱生畏见冯宝与若砚在纸笺上已涂抹好一会儿了，又好像在商量斟酌。便笑问：“孟怀公该有了吧？众人洗耳已久矣！”冯宝笑道：“好啦！本来我没心思的，大伙诗兴大发，我若再推，未免太不近人情，没办法说上几句，以博一笑。”便念道：

其一：

越地浮山岭，南天一臂挑。仙镜沉西岳，幻魂逝北霄。问声范夫子，夷光可曾邀？

其二：

三番寻旧径，野草仍萋萋。无限关情处，百看惹我痴。秋风不觉冷，犬吠日已西。

其三：

访仙无踪迹，霞洞隐奇观。一叹情缘绝，回头望落川。仿闻草深处，虎吼声声传。

其四：



山高度信鸟，百世寄楚情。越王今已老，何事铁弓鸣？安得天公手，岱宗一脉紫。

冯宝甫一念毕，喝彩声大起。严光文赞道：“孟怀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呐，行文纵横排募，一泻千里，不似别人沮涩呆滞，扭捏作态。”潘肃心里暗笑：“严光文这小子何时起亦学会拍马啦！”然自己私下钦服，亦赞道：“相比之下，我们的东西就不该拿出来看呀！”王望如笑道：“确实奇妙，‘仿闻草深处，虎吼声声传’，我们怎么想得出来？”钱生畏点头道：“别的不说，我偏爱下阙，确实做得好了，只一句‘安得天公手，岱宗一脉紫’，足可笑傲古人啦！”冯宝摇头不已，摆手道：“我其实只是乱说一通，诸公却当真了，甚么笑傲古人，笑煞古人啦！哈哈！”

众人休憩过后，又寻路下山。前面尽是开阔缓坡，数十头牛羊在坡地里吃草，既不拴缰，更不见牧人。冯宝边走边自语道：“天色已晚，牛儿走散了怎么办？”王望如笑道：“你这样问时，令我想起一段古来，就是这山坡的掌故呐。传说这里有个牧牛的女孩儿，名字刘三妹的，长得很俏，常在这山坡牧牛。她善唱山歌，过路人听了，如痴如醉呐。某日一大户游浮山，见到这刘三妹，竟起坏心要玷污她，命众恶奴去捉刘三妹。刘三妹吓坏了，情急之下爬上一大青石顶，不慎滑下来跌死啦。从此之后，凡在这坡地里牧牛，都不用人看管，就是过夜不归，牛儿亦不会走失。乡老都说是刘三妹显灵，帮乡亲看牛呐！更有奇者，自刘三妹死后，那大青石顶上竟渗滴出甘美无比的泉水来哪。那泉水四时不竭，乡老说这是刘三妹的眼泪呢。那些牧牛人还有樵夫都吃这水解渴。不幸的是，不知何方好事者偏要在滴水处凿一龙头，龙头凿成了，可那水却再没滴出啦。唔，就是前面这块高大的青石，乡老称为企石，我们过去看看吧。”

大伙来到大石旁，见周围插满香烛，王望如道：“这是乡老纪念刘三妹，不时香火祭祀呐。”冯宝抬头望着大青石，轻轻点点头，深深叹息一声。王望如又道：“听乡老说了，在这山坡坐着，只要不出声儿，还可能听到刘三妹的歌声呢。”

王望如刚说到这，柔风中传来隐约的歌声。若砚吃惊道：“莫非真是刘三妹显灵了？”众人循声走来，那歌声益发清楚，原来却是男子的声音，